



核心报道

应对禽流感·探访

不幸感染H7N9的患者及其家庭,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悲伤和心理压力。

80岁的王大妈,到现在都说不完整“H7N9”这几个字,却因为老伴成了“确诊病例”而整夜睡不着;35岁的姜琳,在小区邻居们面前走路都不敢抬头,只因为母亲感染了H7N9……4月5日,江苏省卫生厅通报了两例当天新确诊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,均来自南京秦淮区:患者陆某,男,79岁;患者殷某,女,61岁。截至昨天,江苏已确诊8例,1例死亡。

当人们都在关注疫情发展时,不幸感染H7N9的患者及其家庭,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悲伤和心理压力。尽管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全力救治让他们稍感安慰,但周遭人有意无意的回避,让他们仿佛身处人情孤岛。4月9日,现代快报记者走进秦淮两例患者的家庭,倾听他们的坚守和期待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刘伟伟 贾磊

H7N9患者家属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悲伤和压力

现代快报探访患者家庭 倾听他们的坚守和期待



陆家

从3月27日老伴开始感觉不舒服,到如今身在重症监护室,王大妈一直回想这些天的点点滴滴,“形影不离的两个人,为何偏偏是老伴?”
昨天早上,隔着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隔离门窗,王大妈(化姓)和老陆挥了挥手,躺在病床上的老陆看见了,也笑着挥了挥手,这是老陆5日被确诊为H7N9感染者后,王大妈第一次见到老陆。

全家总动员 79岁患者家庭经历的14天

外地走亲戚时,老陆突然高烧不止

3月27日那天,王大妈和老伴乘车到外地走亲戚。吃过晚饭,老陆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,“老太,我怎么觉得这么冷?”说话的时候,老陆打了个哆嗦。
王大妈看着老陆,“咋了,还有哪里不舒服?”老陆说不上来,就没再当回事。第二天起来,老陆似乎没事了,和亲戚一起打起麻将。

下午,老陆又打起哆嗦,“老太,我又冷了。”王大妈于是让老伴早早躺下,用手来回搓着给他暖脚。到了夜里,老陆身上突然发烫。
3月29日,老陆说有点恶心。王大妈陪着他来到亲戚家附近的乡医院。医生开了两片退烧药,一包感冒冲剂。吃过退烧药,老陆量了量体温,37.5℃,回家后,老陆说身上

疼,王大妈又找出白加黑和散利痛。夜里,老陆又发起高烧。
3月30日早上6点,家人将老陆送到当地人民医院,拍片结果显示,老陆右侧肺部一寸大小的阴影,高烧仍然不退……
“我做主,明天回家。”王大妈不想老伴在外面折腾,想回南京再好好看。

80岁生日当天,老伴确诊感染禽流感

3月31日中午到南京,下午子女陪老陆来到南京一家医院,因为没有住院床位,就在急诊科挂了水,一直到夜里12点。但是,夜里老陆再次烧到39.8℃。一家人慌了神。
4月1日清晨5点,老陆的儿子排队挂上了专家门诊。当天拍片结果显示,老陆一侧的肺部已被阴影遮住,专家当即让老陆住院。4月2日,医院下

了病危通知书。
“病危?”王大妈怔住了,几天前老陆还带着自己去外地走亲戚,怎么一下子就病危了?
4月3日,老陆转入重症病房。4月5日,老陆被确诊为H7N9感染者,并于当天转院。这一天,也是王大妈80岁的生日。但是,谁也没想起来。
到现在,王大妈也说不完整“H7N9”这几个字。她只知

道,这是一种新的病毒,而得病的人,比中500万大奖的几率还要小,“怎么我老伴就碰上了?”
王大妈24岁嫁给老陆,两人一起走过半个多世纪。王大妈心脏不好,弯腰就感觉不舒服。一直以来,连洗脚水都是老陆给王大妈倒好。
得知老伴病危,王大妈眼泪没断过,夜里的时候,王大妈坐在床头,一直到天亮。

家庭总动员,老陆有好转了

老陆住院后,几个子女都停了工作照顾家里。“医生说,现在另一侧肺应该是保住了,这就有希望了。”这让大家有了信心。
昨天上午10点多,现代快报记者来到老陆家。老陆的女儿已经做好了虾仁肉圆,锅里正炖着老鳖冬瓜汤,茼蒿已经切好,准备下锅,“我们猜测跟免疫力有关,所以现在给爸爸吃东西格外注意。”
老陆住院后,每天子女们轮流去菜场买新鲜肉菜,一日三餐都送去。医生说,每

次老陆都吃得差不多。
前天晚上,老陆的女儿去送饭,在得到医生的允许后,穿上了隔离防护服看望老陆。
“加油,加油。”女儿握紧拳头,伸出两个大拇指,重症病房里的老陆,做了同样的动作。虽然老陆戴着氧气罩,但女儿仍然看见了爸爸的笑容。
昨天一大早,王大妈也去了医院。这是老陆被确诊之后,王大妈第一次见到老伴。隔着两层隔离门窗,王大妈和老陆对视着,互相挥了挥手。虽然只有几分钟时间,但王大妈一直

揪着的心,稍微轻松了些。
自从老陆被确诊,王大妈就少出门。“大家都忌讳。我除了看老伴,哪儿都不去了。”周围邻居已经极少来往,但是,王大妈心里清楚,这病不会人传人,“要是能传染,我第一个就被传染了,但我现在好好的。”
如今,一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。在老陆确诊转院前,一家人已经花掉了近两万块钱。转院后,又交了一万块钱押金,以后要花多少钱,大家心里都没底。好在医院的救治并未因此而中断。

殷家

昨天上午,姜琳(化名)出门了,如果她的邻居和同事看到她,一定认不出。她头发用一根皮筋胡乱绑着,脸上什么也没涂,眼睛始终低垂着,不敢与人对视。自从4月5日姜琳的母亲殷某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五例H7N9禽流感病例后,“一切全变了。”她用极低沉的声音说。

一切全变了 一家人坚守中期待

看了《现代快报》才知道H7N9

两年前,殷大妈因为甲状腺癌做了手术;上个月20日,61岁的她又因为感冒,去社区医院挂了水。当然,这“感冒”很快好了,一家人也就放了心。
“谁会往禽流感上想呢,我甚至没听过这个词。”
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自3月29日开始,当天,下班回家的姜琳听到母亲说,“浑身没劲,头疼得厉害。”
姜琳和丈夫赶紧将母亲送到了附近的医院,值班的医生很快做出诊断,“是肺炎。”奇怪的是,不管有多好

的药,这病始终没有进展。
“4月1日,我买了份《现代快报》,有关‘H7N9禽流感’的报道让我恐惧。”姜琳说,出于这种疑惑,4月2日晚上,她做主将日渐病重的母亲转到了三甲医院。
殷大妈很快被转入了ICU病房。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,姜琳一家也被抽血检查。4月5日,殷大妈确诊为H7N9禽流感病例,成为江苏省第五名被确诊的患者,她的家人中则无人感染。

朋友和邻居不见了

“先是解脱,然后才觉得痛苦。”姜琳说。
当殷大妈还是一名“肺炎病人”时,她的病床前常有客人,哪怕她高烧到了38℃,也有亲朋好友来探望。甚至姜琳的同事也来过,他们在病房中待了一段时间,为老人带来鲜花和礼物。
但在4月5日之后,姜琳想要请假,也只能通过电话了,她听出了电话中领导的惊恐,“好好照顾病人,别来办公室了。”而她的丈夫和姐姐、姐夫也

受到了同样的“待遇”——单位都说,“想在家待几天都行,别急着回来。”
连小区里的邻居们也很少来往了。姜琳说,自己所在的小区是拆迁安置小区,邻居大多熟识,在有两位穿着制服的防疫站人员上门消毒之后,他们再也不登门了。
姜琳说,她一度很想解释H7N9病毒还不会人传人,但听的人不多。“现在有人敲门,我们也很少开了。”姜琳低垂着头,连走路都小心翼翼。

生活被完全打乱了

更让人悬着一颗心的,是母亲的病情。
昨天,姜琳再次接到医院的电话——母亲因为呼吸困难,需要做气管切开手术,这必须有家人签字。在签字时,姜琳的手一直在抖。
一位年轻的医生告诉姜琳夫妇,目前殷大妈的病情尚未好转,这让家人的希望再次破灭。
原本平静的生活,也变得一团糟。因为失眠,姜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。夫妻俩已经不再做饭了,想起来就在外面买些简餐,忘了也就算了。
昨天,医院还来电告诉她,目前

她已经拖欠治疗费了。
“一天治疗费加医药费,差不多要17000元。”姜琳说,当初转院时,她交了一万元急救费,又交了一万元押金,照这个花法,这些钱早已经花干净了。
“我们听说政府曾经承诺保证病人的治疗,医院也表示暂时不会停止治疗。”姜琳说出了自己的顾虑,“我们一家都是工薪阶层,老人家也只有全民医保,如果没人管,我们恐怕负担不了这么高额的医药费。”
采访中,姜琳突然格外难过地提起,在此之前,她甚至已经请好了年假,准备带母亲去趟海边的。